

潘军
文集

第②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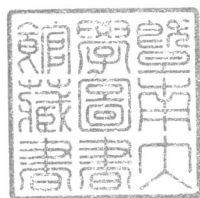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卷

阅 览

潘军集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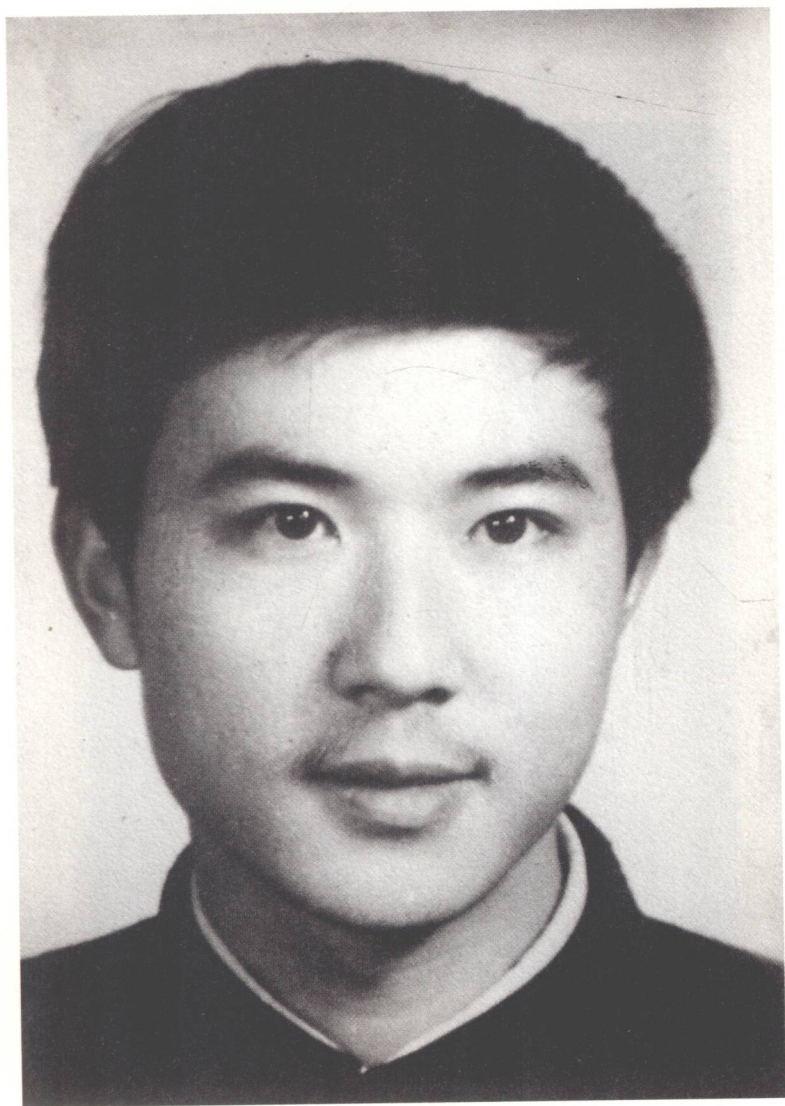
第貳卷

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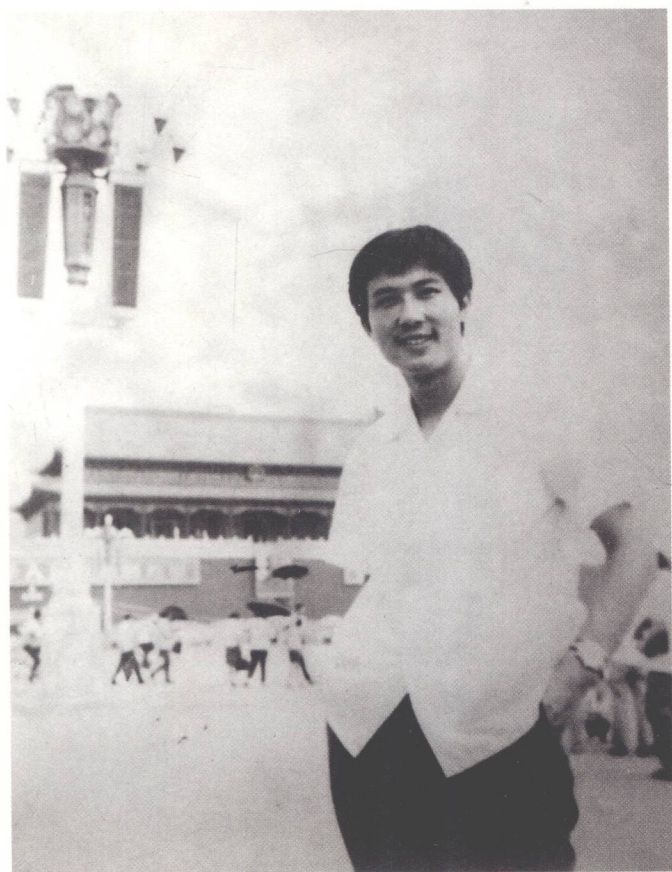
I217.02
201362
2



| 大学二年级（1980年，合肥）



丨上大学前夕（1978年秋，怀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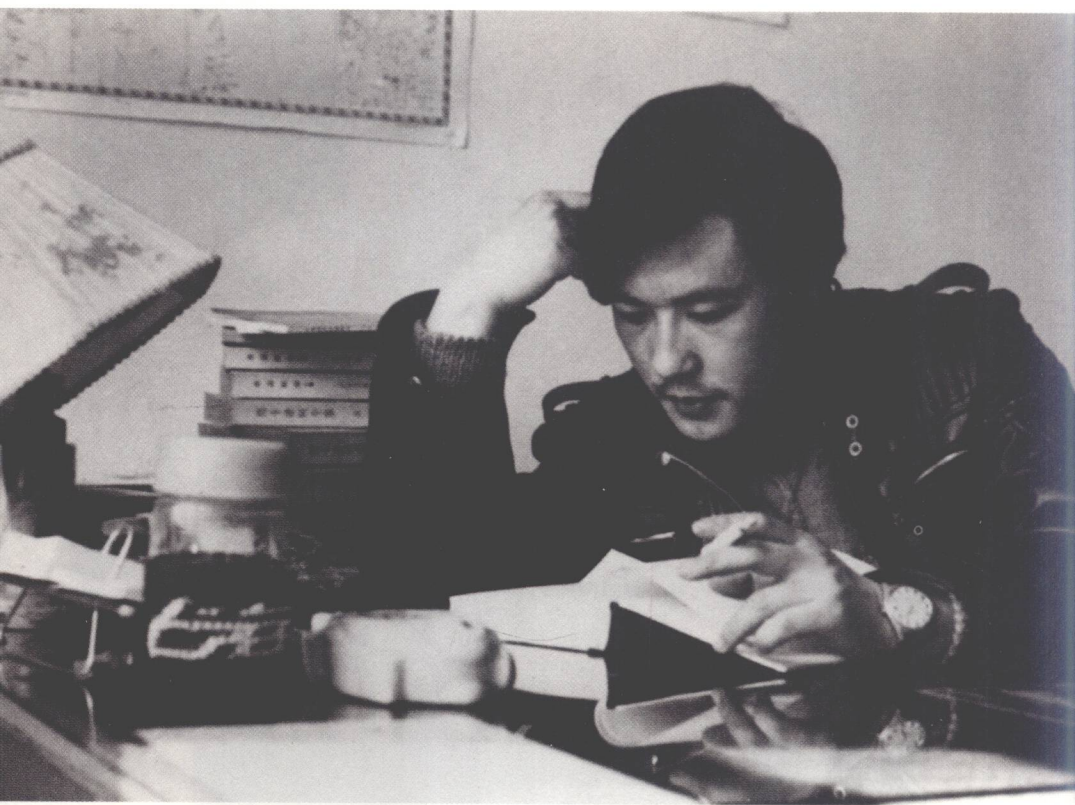
第一次到北京（1979年夏）



第一个书房（1985年秋，合肥）



1 女儿两岁（1988年夏，合肥）



丨在机关（1988年10月，合肥）

和陌生人喝酒 (续前+说)

潘军

1997年11月，我在北京一家影业机构拍摄，看了一部电影的创作。事先谈好，写什么和怎么写，他们都不干预。而且经过几番接触，这部影片将由我自己执导。他们只希望我能拍出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对我的能力似乎不再怀疑。然而我没想到轻批，事实上，我自己把自己架空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难题。我得到了一个虚幻的自由，却戴上了现实的枷锁。一周下来，我发现我想写的故事几乎全都站不住脚。我的信心在慢慢丧失，甚至想把对方预付的款子退回去。

我当时住在西城区南礼士路的松工出租屋。这个位置应该还不错，交通便利。向南走二百米就是晨兴门外大街，有个地铁站。通常的情况下，我都在那里骑着车去西单购物，或者

(2003-02)



“潘军小说文本”书影

《潘军文集》第二卷

目 录

中篇小说

白色沙龙	3
省略	38
南方的情绪	72
蓝堡	107
流动的沙滩	137
爱情岛	168
情感生活的短暂真空时期	192
三月一日	217

短篇小说

悬念	245
陷阱	254
那年春天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	260
白底黑斑蝴蝶	267
蓝堡市的撒谎艺术表演	275
小姨在天上放羊	283
纪念少女斯	287
寻找子谦先生	293
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	301
去茂名的路上幻想一顶帽子	311
花袭	318

潘军

潘军集
文

第貳卷



中篇小说

白色沙龙

1

我头一回见到达宁就断定他是个混蛋。可他说达宁这两个音节若放在英语里就纯粹是“亲爱的”、“心肝”一类的意思。于是我就唤他“亲爱的混蛋”或者“混蛋的心肝”，他坦然接受。

达宁的父亲是位下台养老的高干。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连达宁也无法说清。这老人天生怕热，执意要住本城最高点。但是碰上断电或者电梯发毛病时他就极大地表现出思考犯了片面性错误的懊恼。而达宁头痛的是当初设计这房子的人为什么不可在晾台上装一架轱辘。达宁的母亲由于职业信仰对卫生高度重视，她说我宁可过露天生活也不忍看见家中有煤球一类的杂物。她要求有关部门考虑一下她的生活理想，于是才有了楼顶平台上的那个尖尖的铁屋。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达宁历来以丢三落四显示自己的存在，为此他每周至少要同其妈反目两次。唯一的选择是他与杂物的位置对换。“你放心，”他对老头说，“一断电我就下来把你撵上撵下。”老头就相当感动，把铁屋钥匙掏出并且要求道：

“不许在里面胡来。”

“什么叫胡来？”

老头只挤了一下眼。据后来达宁说这一细微表情使他对老头青春期的童贞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那时我在下面一个什么局里当见习干事。有一天，大概就是达宁弄到铁屋那天，他给我挂来了长途。他张口就说我必须马上调过去，因为

有了个属于我们的铁屋。我问如何才能过去，他说照顾夫妻关系什么的。“记住，这理由最硬！”他说，“结婚证我替你借。”这事越扯越乱，我就说：“达宁，拜拜吧！”这句话碰巧被我的上司听见，立即问我：“恋爱了？别瞒，你说达宁可就是亲爱的？宋美龄总是这么喊老蒋的嘛！”我于是以达宁的名义打了调动报告。但是没有批准。上司说：“人才难得呀！好不容易才弄到个大学生。你可以把你那位达宁调过来嘛，这地方不比市里差，鱼至少每斤便宜七八毛。”

其实我之所以要调走是因为这地方什么都便宜，连人也便宜七八毛。

后来皇甫正式出任于希的秘书。他把我的能耐放大几十倍介绍给担任重要职务的于希同志。不久一纸调令下达。

我去省城的那天早晨，天气极好。同事们捧着茶杯来送我，他们像平时那样同我讨论奖金与福利问题。这使我极端心花怒放——我巴望自己的去留之于他们像见到一片叶子落下那么自然。我搭的是便车。我的行李先几日办了托运，所以有手去握那些被茶杯温暖了的手。这个程序刚完毕，上司出现了。他丘陵般的体魄极容易区别于其他。上司沉重地走向我，像来认领一具无头尸体似的悲哀流了一脸。他突然提高嗓门说：“上面太不像话！尽挖墙脚！这样的人才我们是要用的！”

我到的时候，达宁像个举世无双的刽子手正依照二郎的设计抡着板斧咣咣当当地补开一个窗户什么的。达宁一贯对二郎崇拜得五体投地。二郎是我们班公认的秀才。他那炉火纯真的作弊手段远远超出社会的意识范围。二郎说这些窗户多样而不统一完全符合现代美学原则。皇甫始终对这一串举动保持缄默，只仰脸盯着二郎，想让对方相信他是尊重这美学实践的。第二天我陪达宁去裁玻璃。由于尺寸变化无穷所以那位精瘦的女师傅温柔地骂我们是疯子。达宁说这下长见识了，长了25年总算听到了这个评价。后来他又提出买窗帘什么的。我说等学会了胡来再买不迟。他说完全对，窗帘后面一般都是胡来。

有一天皇甫突然说不该把这屋子都涂成白的。虽然干净但看了很伤感，总觉得是走进了太平间似的。达宁说他一生最大的缺陷就是不会走

路，有时下班还摸不到家门。“现在好了，”他说，“高高的楼上白云飘，一目了然。”二郎说绝对不是白云而是白旗，窗户和弹孔一样的形状。

“一面弹痕斑斑的白旗。”二郎说。

“难道举手了还遭打？”我说。

2

关于机关达宁有过精辟的描述。他说，是驴粪蛋。起初我对这一描述视为荒唐，等有一天我亲眼瞧见驴那玩意儿时我才以为达宁是大手笔。

区别机关的大小，内行人知道标志是门的出入是否方便。越不易进的门就越意味着机关越大。我妈说进这个门见我一面不比唐僧上西天取经轻松多少。可是有位朋友曾大为羡慕地对我说，别人进那个门顶顶费事而你们到了门口武警便立刻行礼。我说这是弥天误会，那些武警对我抬抬小臂并非是想行礼而是要我出示证件。我哪怕每天出入一百回，他们也照样是证件证件个没完。我生来记性就坏因此常常忘带证件于是就常常和钥匙、伞一类东西搁到一堆让别人来认领。但是他们能在零点几秒内识别那些像鸭头似的小车是谁谁谁的。所以皇甫在这方面人格得到了极大的维护。人们一只眼睛看清了于希同志的同一时刻，另一只眼睛也瞟到了皇甫。他是我们班唯一的老三届种子，是班长兼学习委员兼三门课代表。我一直坚信：如果将地球割一块交给皇甫，他完全能将它收拾成一件高档工艺品。

我报到那天，皇甫陪我办完一切手续然后领我去见于希同志。临进门时他低声说：“注意点儿。他问你就答，不问不答。”我说这有点像过堂，区别是双方皆为好人。

我首次见到于希同志是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他当时好像是个什么部长，被请来向全校师生作关于思想方面的报告，他不带一页稿纸却能讲上两个钟头并且毫不重复。最令人激动的是这位当时年仅42岁的高干能把大道理与小道理掺在一起讲。

于希同志明显地大了一圈。他递给我一支香烟。趁他埋头点火时我把过滤嘴抠了。我抽不惯带嘴的烟。

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刻钟。于希同志的口表能力有增无减。至于谈了些什么我当天下午就记不上来了。

我说过，我记性不行。

我的办公室整齐地摆着六张式样一致色彩一致距离一致方向一致的办公桌。因此第一印象我觉得是进了裁缝铺。很长时间以后我把这个感觉告诉了处长老肖，他连拍大腿说：“是这么回事。我们就是干量体裁衣、缝缝补补的活儿。”老肖除掉背有点弯外完全可以去电视台当节目主持人。我正式上班的那天，老肖向我介绍了我们这个机构的职能和作用。那会儿他说：“总之，当好首长的参谋、助手和哨兵。”

“哨兵……负责首长的身家性命？”

“不不，那是保卫处、警卫班的任务。我们是及时掌握思想动态。这很重要。”

“你还会写小说吧？”有一次老肖突然问道。

“写着玩。”

“有那么简单？小说不像材料，全凭硬想。作家，多不容易的事。”

其实我写小说纯粹是因为无聊。福克纳看到舍伍德·安德森只消上午写写小说其他时间便用于喝酒聊天于是就决定去当个作家什么的。我是白天昏头昏脑而夜里又没有女人吊膀子所以才提笔玩玩。几年前我弄出一篇大概是关于一个少女领着一只牯狗半夜钻进原始森林的故事，不久我被称作表现异化主题并且手法上深得加西亚·马尔克斯三昧的青年作家哄上文坛。我接受第一位记者采访的前五分钟沉着地坐在抽水马桶上把《百年孤独》的前言部分浏览了一遍，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位写小说的叫加西亚·马尔克斯。

老肖你别以为我是在吊你胃口。你要是写小说就会明白了。我就是为玩而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别的我一概不管。那是评论家的事。他们会一套一套地替你说，直到完全把你说的糊涂为止。

我坐的位子原先皇甫坐的，靠门。于是斜对面文印室里老牌打字机的旋律绕我起伏。听说那里面先后到了三台静电复印机但寿命总和不